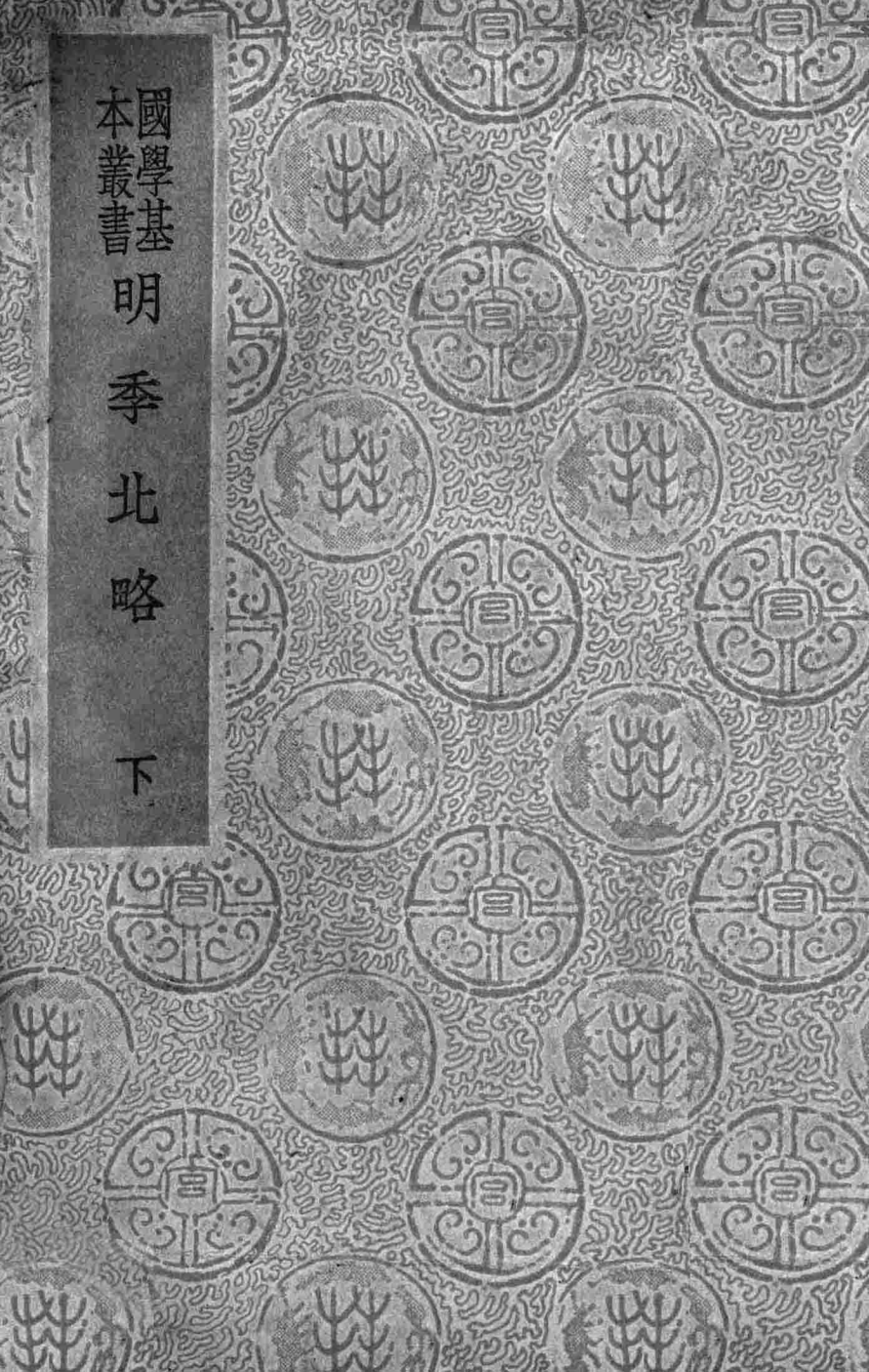


國學基  
本叢書  
明季北略  
下



書叢本基學國

略 北 季 明

(下)

輯編奇六計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96214)

本國學基明季北略三冊

每部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計 六 奇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謝雨東 沈抱秋 王秀模  
曹芥塵 宮 秀)

D 四四七八平

平

# 明季北略卷二十一上

殉難文臣

范景文十九投井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丁未。李自成陷北京。烈皇帝崩于煤山。文臣死難者二十有一人。內閣惟范文貞公。公諱景文。字夢章。號質公。河間府吳橋縣人。父永年。南甯太守。爲德于鄉。有佛子稱。公生而端亮。行醇謹。諸生時卽以天下爲己任。登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進士。授東昌府推官。署其門曰。不受囑。不受饋。衆稱不二公。獄多平反。時值大飢。條荒政。躬自賑恤。全活以億萬計。己未。擢吏部稽勳司主事。庚申。署選事。歷文選員外。驗封郎。時光宗登極。旬月中。公所推擢。皆先朝耆舊。世所目威鳳祥麟者。天啓甲子。逆奄竊柄。公上疏請清仕路。養仕節。謂天地人材。當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皆言剴切。爲時所忌。南樂相魏廣微。以鄉曲故。欲招致公。卒不可得。及當例推璫。先授意部堂。芟除清流。周忠毅。李忠毅輩。公爭執。不少。狗忠賢大怒。尋移疾歸。杜門卻掃。視世榮一切澹如。至感憤時事。則裂眦拳几。案痛惋交集。時周忠介被逮。銀璫就北寺獄。誣賊數千。公洗橐。百計代償。欲脫之于死。雖禍機不測。竟罔恤。其好義急難類如此。崇禎初。起太常少卿。尋巡撫中州。己巳之難。公不待詔命。帥師勤王。京師圍解。陞少司馬。移鎮昌平。告歸久之。陞南大司馬。參贊機務。時賊在英。慮留郤。岌岌。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公定營制。簡家丁。治樓船。練火器。部曲改觀。于是乎有援池。援滁。援廬。

之師。江浦之役。賊烽夜照。江水不能以片羽飛渡。實懼公方略。公之建置。謂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京。守陵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疏數十上。決機呼吸。瞭然列目。時武陵相楊嗣昌奪情視事。詞臣黃公道周等執義廷諍。杖譎纍纍。公抗疏力救。謂道周等國家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棄之何得其益。乃摧碩果。遂嗟抱蔓。殊堪惋惜。疏上。先帝震怒。除名爲民。已而復思之。特起爲大司空。甲申。拜東閣大學士。時賊勢已亟。公蒿目時艱。中夜輒涕零。謂身爲大臣。不能仗劍爲天子擊賊。雖死奚益。顧非是無以報聖明于萬一。三月十七日。召對。公已絕粒三日矣。飲泣入告。聲不能續。及京城陷。羣譁上南遷。公賦絕命詩。有翠華迷草露。淮水漲烟澌之句。遂自經于妻陸氏靈前。家人趙蘭芳解之。復賦詩二首。有云。誰言信國非男子。延息移時何所爲。拜闕號哭。潛赴龍泉巷古井死。時死節二十餘人。公爲最先。絕不知上凶問云。其妾亦自經。南都贈公太傅。諡以文貞。首祀旌忠祠。公之詩古直豪邁。稜稜露爽。遇國步艱難。故多悽戾之辭。有冰堅草及列朝詩選本錄若干首。

論曰。燕京之變。處鼎鉉一席者。纍纍也。鄙夫如井研者。弗論。甚有對策大廷。先帝首拔第一人。不四年。驟躋宰相。圖國士報。宜百倍豫讓。一旦賊臨。望風屈膝。卒死賊手。其爲天子知人累大矣。微公一人。毅然不屈。蹈義而死。不幾令萬世笑烈皇帝端揆無人哉。

又曰。公旣不聞鼎湖之信。顧傳蜀道之行。斯時尙以扈駕爲名。尙可以無死。而公決然一死。不復狐疑。蓋公素志定也。彼隱忍偷生者。無論亦有本欲死。而一時稍遷延。後遂不及死。卒不免辱身敗名。然後知決然一死者之無憾也。夫成仁取義。固非懷濡忍之志。萌計較之私者。所能爲哉。公之一死。

可與宋室文山並美千古矣。

倪元璐十九自縊

倪元璐字汝玉號鴻寶浙江紹興上虞人父陳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太守有能名公少卽穎異絕倫弱冠舉于鄉天啓二年壬戌成進士才名噪天下與少詹黃公道周並出韓太史日續門下一時推爲雙璧選入庶常尋授編修時魏璫用事公鄉人多貴顯者公骯髒本天無所附麗媚璫者方請建祠國學與先聖竝列公奉命典江右試獨以皜皜乎不可尙已命題同事爲公咋舌棘撤而璫已敗故公得免禍海內亦以此重公璫雖誅諸黨猶踞要地欲終錮林下諸賢乃借東林爲名又立趙黨孫黨熊黨鄒黨之目以網清流公上疏力爭別白貞邪破除門戶遂爲人側目黃公道周以建言與時相忤選經筵官不與公疏請以己秩讓黃公由此益爲當事所柄鑿稍遷南國子司業崇禎辛未同考禮闈兵武試公上疏制實八策制虛八策譏切朝政中有云治之根本惟在絲綸勿以大猷付之悠悠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橫于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淫慕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遏羣謀凡至慮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則才識自生助猷自著皆深中政府膏肓遂決不能容公授意勳臣劉孔昭孔昭以私憾借封典事劾公銓司承望風旨協力下石公遂罷歸壬午北邊告警流寇掠于中原上思公才乃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召及陛見公條賊情邊事甚悉稱旨仍命具本以聞公上疏言制東邊宜分東西二路而并力攻東路東破則西自解言圖闔賊宜以九江爲中權武昌爲前茅淮揚爲後勁又宜假督撫以利權一切屯鑿齷權之

務悉聽便宜。又爲邊防不問一疏。上皆嘉納。尋以國計匱乏。擢公戶部尙書。公以浙人例不爲戶部。固辭不許。召至中左門。謂曰。卿志性才猷。非諸臣比。勉爲朕任勞。公乃任事。殫精握筭。宵旦焦勞。言利者進。開採之策。公疏言開礦有六害。議遂寢。癸未冬。逆賊破秦。公奏。賊旣入秦。則圖賊不在秦。而在晉。晉有備。而後進可攻。退可守。請蠲沿河租稅。取其半以資防禦。多築敵臺。汰冗兵。厚死士。上嘉納之。未及用。賊尋陷山西。甲申二月。政府謂詞臣不任錢穀。勸上解公部務。還講筵。三月丁未。京師陷。公紗幘絳衣。北向拜闕。曰。身爲大臣。不能保國。臣之罪也。又南向再拜。遙辭母太夫人。旋易便服。至書齋。索酒。招二友爲別。于漢壽亭侯像前。獻像三爵。亦自浮滿。盡三大白。所親皆勸公。劾文丞相。權忍恥出外。舉兵再圖匡復。公怒指壽亭侯像曰。使吾生存。有何面目對此君。或言太夫人在堂。亦不爲之地耶。公默然。一淚及顙而止。旣而曰。老母八十四矣。而猶康健。夫復何憾。乃題案曰。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慎勿衣衾。以志吾痛。因謂家人曰。卽欲殮。必俟大行殮。方收吾屍。于是步出。至廳事。南面坐。乃投纒。衆僕尙欲解之一。老僕哭止之曰。此吾主成名之日也。囑付已再三矣。久乃絕。玉箸雙墜幾尺。舌藏眸斂。顏色如生。是午有賊騎突入。問公安在。則陳尸于堂矣。乃愕然馳去。頃之有僞職王方弼者。頒示且傳令箭至寓。曰。忠義之門。勿行騷擾。由此家人獲安。公子會覃。不忍違遺命。乃俟先帝殮。始閣棺。賊無太息。稱忠臣者。一門殉節。共十有三人。一云妾王氏。幼子無恙。公文章精華。深刻至性。所激紙立字飛。故獲其片言。比于天球宏璧。獎借後進。保護聲氣。士無賢不肖。皆願出公門牆。殉難諸賢中。惟公尤爲世所哀痛。南都贈公以太保。諡文正。祀旌忠祠。論曰。古今易名之典。以文正爲難。明興數百年。惟餘姚長沙。皆揆席也。北都死事。乃得公與劉中允。

長沙高文典冊。且爲一代風雅開先。顧委蛇逆瑾。雖匡救彌縫。厥功不小。亦來枉道之機。餘姚中允。渾金璞玉。傳信千秋。惟公以懷蛟吐鳳之才。兼化碧貫虹之節。長沙遜正。劉謝讓文。尊名壹惠。未有如公之尤愜者。且使美新仇國。不得自附于藝苑。笙簧孤鳳鳴而鶴鷗息。公諸著譏之謂矣。然則公不獨爲正人增華。尤爲文人吐氣。

陳文莊仁錫。與公同年同館。嘗言公爲人倫師表。又負經濟才。洵爲定論。然受知主上。卒不能盡其用。僅以節義終。悲夫。文集有奏疏代言講章。應本行世。詩則有憶草諸種。

### 李邦華

李邦華字懋明。江西吉安吉水人。萬歷三十二年甲辰進士。授知涇縣。壬子擢御史。巡按浙江。有風節。時定陵南北部之隙已啓。羣小爭攻東林西北諸正人。公爲鄒忠介門人。又同里人多忌之。公又別白邪正。不少假借。遂倡流言。目公與周起元輩五人爲五鬼。旣而德清秉政。逐東林西北無虛日。或勸公少委蛇其間。公曰。甯爲偏枯之學問。莫作反覆之小人。時論益忌公。丁巳出爲山東參政。病免。天啓元年。卽家起爲光祿少卿。屢以病請。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天津。三年。陞兵部右侍郎。四年。復稱病歸。時方魏忠賢用事。崔呈秀等欲舉諸名賢一網打盡之。作天鑒同志點將等錄。天鑒錄公名居前。督輔孫承宗。擁重兵在關外。請入朝面奏一切邊事。或言承宗且興晉陽之甲。公爲內主。忠賢怖。遂矯旨勒承宗還鎮。御史倪文煥。遂疏公東林死黨。革職謫戍嶺南。及崇禎元年起。公爲工部左侍郎。卽督河道。陞兵部右侍郎。復以病去。己巳起南京兵部尙書。丁憂。癸未起南京都察院都御史。再疏堅辭。聞京城困。辭家日。爲文告先臨淮。



王矢以身殉。時獻賊陷武昌。駸及江右。公上保江南策。謂長江衣帶。非僅保守九江。守安慶。可恃無恐。今宜增兵以扼險。江撫駐九江。贛撫駐吉安。以壯虎豹當關之勢。往來策應。責在監司。上嘉納之。會掌院劉宗周。以救科臣熊開元。忤旨罷職。朝論謂總憲百司之長。非端方元老不堪任。特簡公爲左都御史。以代之。公既莅任。申明憲約。榜絕餽遺。疏薦成勇。葉廷秀。清風亮節。可當大用。甲申。賊勢甚急。上日一召對。公密奏請皇上固守社稷。效死勿去。效仁廟故事。命皇太子撫軍舊京。又密疏二王分封江南。以壯東南之勢。上爲之心動。俄而中允李明睿議南遷。科臣光時亨劾之。朝議闐然。遂併寢監國分封之議。而大事亦去矣。至三月十五日。賊已逼近京師。公趨閣中。奏請發帑。召集朝紳鄉衮居民。不問大小老弱。悉令守城。親冒矢石。以固吾圉。乃首相魏藻德。尙作退食夔龍態。候久不出。出而僅曰。事未必至此。老先生且姑待。公爾時聲色俱厲。痛哭流涕。當道卒不悟也。十八日。賊攻城甚急。無兵無餉。羸卒守埤。中官爲政。紆細滿城。公言既不得行。復躬率諸御。上城巡視。諸璫矢石拒之。不許入。公道遇太常卿吳麟徵。握手揮涕。誓死國難。十九日。聞上變。公南向痛哭。攜冊印冠歸。入吉安會同館。對文丞相再拜。矢志題絕命詩。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騎箕天上去。兒孫百代仰芳名。又自贊云。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遭國不造。空負名謨。臨危受命。庶無媿吾君恩。莫報。鑒此癡愚。題畢。遂自縊死。屍五日後。乃得殮云。公性介特。寡言笑。不尙華侈。舉止嚴重。居官四十餘年。重名節。勵廉隅。蕭然寒素。雖位望崇隆。爲海內山斗。退然不勝。至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南都贈公吏部尙書。諡忠文。祀旌忠祠。

論曰。忠文公固理學經濟忠節兼全之名臣也。虞山錢氏云。忠文三筦戎政。大有建白。惜不得伸其

志迨賊逼京師。欲奉太子南渡。朝議紛糾。卒至莫救。忠言不用。而以死繼之。所謂竭其股肱之力。而繼之以忠貞者也。公請皇儲撫軍。俟之夜。作詩有句云。五龍候日影。一馬聽江聲。及請二王出封。亦有詩云。剪桐天子貴。畫策老臣才。慷慨悲涼。聲淚迸咽。彼時亨固罪不容于死。若通州相。又可勝寸磔哉。

一云。公聞難。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復夫何辭。但能得爲東宮導一去路。死庶幾可以無憾已矣。勢不可爲矣。乃題堂堂云云。因走入文丞相祠。再拜吟人生詩句云云。大哭三聲而縊死。三日後。顏色不變。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諸書載文祠縊。啓禎錄載自文祠返寓縊。或云文祠飲藥卒。

### 施邦曜

施邦曜。字爾韜。號四明。浙江紹興餘杭人。萬歷己未進士。除武學教授。陞國子監博士。工部營膳司主事。天啓甲子。典雲南試。遷員外郎。丁丑。出爲漳州知府。以廉幹稱。擢本省布政司參政。四川按察司使。崇禎戊寅。進光祿寺卿。通政使。免官。癸未。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見人心瓦解。寇賊所至。非降卽逃。所以然者。由官吏朘削。早失民心。以致臨事潰散。此有司罪也。察司之責。在巡按御史。于是上實圖察吏安民疏。大略言巡按權重。憲綱所載。明言奸貪蠹政害民者。隨卽拿問。又六品以下官有犯。取問明白。從公決斷。以實奏聞。今巡按考察官吏。但呼名過堂。未見拿問一人。卽有一二參劾。需之復命。近卽有不時參劾之旨。不過取單寒者塞責。今民命倒懸。在于呼吸之間。安得爲此文具。考察官吏。必須當面發落。某官稱職。

留任某官不稱職。斥逐某官奸貪。蠹政害民。拿問巡歷府縣。立時分別。庶幾人情震悚。然其要在反求諸身。必賊罰不取。士儀不問。謝薦不收。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否則受賊之律。身先犯之。惡能以法繩人。又曰。得一良吏。勝于得一名將。去一貪吏。卽去一民賊。奏上天子嘉之。勅巡按御史依奏着實舉行。甲申春。賊逼京師。公慷慨自誓曰。此臣子授命之日也。城旣破。問僕曰。倪尙書安在。偵之。還報曰。自盡矣。公給之曰。若等候此。吾卽往冠服視倪也。遂入內。久不出。探之。已自縊死。題詩于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南都贈公左都御史諡忠介。祀旌忠祠。總憲劉公宗周哭以詩曰。淮南一別燠垂寒。再拜班荆話屢酸。國難敢忘嫠婦緯。時危轉憶菜根盤。身擔風紀綱常重。節自平生問學安。白馬巖前池畔草。永存規矩奉輪般。

編年載公縊時。僕解之。復蘇。公叱曰。若知大義。毋久留我。乃更飲藥而卒。然他書俱載縊。先帝升遐。九列中最先自盡者。倪文正與公皆越人。後又得一周文節。二十一人中。而紹興乃三人。其後則劉都憲。祁僉都。余庶子等。絕不書也。蓋浙東諸郡中。紹興士大夫。尤以文章氣節自負。云建文死難。諸臣多出江西。數年來亦復然。而越州次之。吳及閩又次之。嗚呼。盛矣。自縊諸賢。宛轉數四。未免葛藤。惟忠介最爲直捷。從容慷慨。兩兼之矣。

凌義渠二十日。縊。

凌義渠。字駿甫。號茗柯。浙江烏程人。世以雕龍擅譽。公修髯頎立。如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所爲制舉義。吐棄羣言。特標元勝。長齋奉佛。于世味澹如也。自其爲諸生。卽以稱菰蘆第一流。天啓甲子中式。乙丑登進。

士謁選得行人崇禎庚午考選授禮科給事中時當國者爲公梓里密戚主眷方隆人爭傍附以進公阜囊白簡侃侃發舒無少瞻顧賊氛漸熾公目擊心恫上疏極論其事謂滅賊之明旨屢更而逆焰滔天如故率士之搜求旣罄而師徒不競如故就外之布置言之有能灼知賊之飢飽虛實來路去路隨時據實入告不事虛飾者乎有能置零級弗報慷慨擐甲刻時刻日誓不與賊共戴者乎就內之調度言之有能力祛文法拘牽之弊舉一切事權專任一人聽其自操自縱置小小利鈍不問者乎有能排羣策而獨持一斷實實使闕外知所稟命截然不入游移者乎以事在呼吸之軍機而旣俟成命又俟部覆又候部咨費許多周折卽費許多時日比馳至行間而面目則非先着已不在手矣以信賞必罰之軍政而欲以爵賞者無虛日懼以顯戮者亦無虛日繁多易褻積久生玩恐溫文自此不靈而嚴擿亦因之不震矣後國事潰敗皆如其言甲戌轉禮科右給事磨勘癸酉試卷河南貴公子曹鳳禎以賄得中式公閱其卷皆小兒號嘍語因塗乙滿紙擬從黜革爲同事所尼丙子以戶科左給事主考山東得士爲盛如王中丞漢則先公殉義者也尋首兵垣而掌吏垣某與鳳禎爲姻好銜公舊事以年例外遷公爲閩臬公引義就職無一言同官不平發其事上命取鳳禎卷入覽知公持正不阿遂革鳳禎舉人并削吏垣某籍公雖暫淹外服譽望益重由閩臬轉三吳兵備使者三吳財賦重地公身處脂膏懸魚拔薤清風兩袖惟取吳士帖括手自甲乙梓以問世不卑初學不殉壇坫鈎元拔韻盡汰時蹊風味遐邇論者以爲永嘉末之正始音已遷山東布政使尋擢南京光祿卿癸未擢大理卿而國變作矣時寇以三月乙巳犯都城丁未昧旦公趨長安門則無人門焉者拱立達曙門竟不啓乃返就舍俄報城陷人馬羣嘶街巷填塞公端坐旅次神色

悽然鬚髯怒張。無何鼎沸稍定。東魯門人李某趨謁公。以龍馭賓天告。公聞之。矍然負牆號泣。動地。舉首觸柱。血淋漓沾襟袖。李大驚。牽衣力持。勸無過激。公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死乃吾分也。復何辭。李援古曲喻。請留身有待。公曰。此不過欲緩我須臾死耳。身受國恩。二十載于茲。宮車晏駕。孤臣雖欲獨生。義所不忍。李抱公泣。公厲聲曰。與若道義交。當共相勗勵。何兒女泣爲。李拜辭去。公立燈下。顧諸籍。歎曰。噫。我手澤在是。忍捐棄賊手。俾流我青編。乃命悉取火焚。所評騭書。及平生所著述。蓋公生平無他嗜。獨嗜書。自其對公車。出入京華。跋涉八閩。使岷瀋。典魯試。鎮吳臬。屏齊拜。縹緲纍纍。十餘箇。靡弗躬飭。以從。退食暇。輒手一編。雖酬應如蝟毛。不廢。聞某所有異書。卽殫精竭貲。百計購取。至是。盡付煨燼。于是公客及諸僮僕。知公志堅且決。潛取其室中繩械器皿。盡匿之。公怒曰。爾輩若此。我遂無死法耶。指前几曰。方觚稜稜。與頭俱碎耳。客力阻之。不得。乃設爲庭闈。情至語動。公改容謝曰。吾固痛心。然身已許君。義不能兩全也。夜嚮晨。會有以升遐未實告者。僕遽以報。公徒跳出舍。道逢鄉故。知凶問已確。遂急奔回。索冠服。僕以青綉衣進。公卻之。命易緋袍。設香案。僕皆遮立不動。公曰。我一生儼居蔬食。於物無所戀。且世界中亦何物可戀者。今遇國難。此我畢命秋也。趨辦事。無濡遲。因正笏向闕拜。復南望遙拜。草上尊人書。有盡忠卽所以盡孝。男視死如歸。含笑入地。語筆墨瑩然。點畫不苟。以書授僕。且云。我魂先歸侍左右矣。僕人環跪涕泣。請後命。公曰。死後。可書我柩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如是而已。遂就縊。時年五十二。南都贈公刑部尙書。諡忠清。祀旌忠祠。

附記。公培茅曦蔚所述公之紀略。

季某係公丙子典試所取士。以上崩告。公痛哭曰：我五十年讀書明義，二十載受國厚恩，君亡與亡，復何他說！李以公觸柱，跪抱不釋。公大聲曰：汝今與我同殉，方是男子。李泣去。記室趙振之，家人馮相、金升、悉匿繩械等物。公曰：爾輩若此，我惟罵賊死耳。復指前几曰：此桌有方稜，觸腦貫顛，豈不更慘！趙以封公別時珍重語。疎公亦領首曰：此自關心。然死後忠魂頃刻到家，依父左右矣。燈下顧見諸書而歎。悉簡平生所著述，及所評騭籍書，堆階下，親火之。及明，聞凶問已確，號泣索冠服。家人不動。公曰：爾輩只看我一生茹素食淡，何物可戀？豈是怖死貪生人？我志決，勿多遲時刻也。遂作書辭父曰：盡忠卽所以盡孝。男視死如歸，已含笑入地下矣。但父親衰年無靠，病妻弱子不堪回想耳。十兒容默，放他不下。七弟犀渠，可善撫之。然兒卽以此情達之皇上，庶知孤臣一腔熱血也。公自子丑通籍以來，負郭僅有半百環堵，止屬賃居。數歷中外二十年，鵠視諫垣十餘載，骨鯁屢及乘輿，籌邊符于聚米，去國一疏，先王改容嗟乎，爲國忘家，無地可投。湘水舍生取義，有天應，炤燕山前傳固文，然後紀亦多切語，故竝錄之。

### 王家彥

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號尊五，福建興化莆田人。爲人高視闊步，大有志，不拘小節，與人談義，俠事，輒心向往。謂丈夫自期待，應如漢伏波將軍，居恆不忘馬革裹尸。齷齪者無庸也。天啓辛酉壬戌，聯舉鄉會，筮仕開化縣尹。下車召諸父老，謂曰：昔人以刺史縣令爲親民官，所關利病不細。吾承天子命，令茲土，期與若等更始。若等其敬聽令言，毋徒驕蹇取戾。衆曰：諾。一年取利民者行之，其有不便，輒爲釐之。民無遠近不

謀而同曰神君哉。甲子分省試，矢必得人爲天子報。入闈歎曰：魚目溷投，夜光莫辨，瓊琚似玉，碧盧難名。雖然，顧澄鑒何如耳。比撤棘，獨公所得士稱知名。乙丑調蘭谿，有惠政。一如其令開化者，最聞擢刑科給事中。歷工科、右轉戶科、左復轉都給事中。丙子憂去，服闋補吏科。公在諫垣十年，彈擊無所避，權貴斂手。時閩賊劉香老等劫掠同安鎮，幾擾省會。公于是有閩省海防疏，言舊制有衛所軍，無別兵，亦無別將，而統于各衛之指揮。每寨設號船，聯絡呼應。復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窮，戩戈船相望。今防禦之策，莫若復舊額而練民兵。識者以爲至論。公尤留意亂本，謂皆貪墨守令，腴削民膏，不得衣食，致良民盡走爲盜。因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飢民相煽，過都越境，千百成羣。原其始，未有不從一鄉一邑起者。使當時爲守令者，早爲之所，取周官十二荒政，一行之，亦未必潰裂四出。一至此也。論者以此實功令使然，催科急者，考卓異，督責嚴者，稱循吏，坐是不肖而墨者，以東濕濟其饜饕。一二賢明之吏，又爲文法所縛，不得展布。雖有召杜，無從撫字。卽當鄭俠，未敢繪圖。秦晉之禍，大率由此。今四方非無事也，三楚揭竿，已有其形。閩越弄兵，旦明見告。倘及今不爲早計，不出五年，必至爲秦晉續。惟陛下少寬文網，俾得展布四體，一意撫綏。詩曰：不競不綵，敷政優優。此之謂也。如是而猶有不克承宣，致萑苻勿戢者，卽執守令治以養寇之罪，其亦何辭。疏出，天下以爲興平梁肉，救亂藥石，率無過此。公封事百餘上，大抵皆闕切利弊，裨補生民。庚辰，晉大理丞。踰年，從左少卿遷太僕。又踰年，擢少司徒。癸未，拜左司馬，協理京營戎政。時國事墮壞，無復可爲。譬猶錮疾之人，扁鵲倉公不能療之立起。然公莅任，補救不遺餘策。甲申，賊逼京師，公守安定門，備禦甚力。因中官有與賊通者，爲內應，城遂破。賊大擁入，或有諷公亡者。公正色叱曰：國破身死，吾何足

惜。但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隨乘輿。觸死輦前。贖臣子萬一之罪耳。言畢。北向叩首。以謝先帝。復南向叩首。以謝父母。遂自經而死。僕四人扶公柩歸。道遇賊。得禍尤烈。宏光初。贈公爲太子少保。諡忠端。祀旌忠祠。

啓禎錄云。都城破。賊忿甚。提刀段斬之。或云自刎死。編年云。公守德勝門。城陷。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舍。自縊死。賊燔民舍。焚其一臂。餘體僕收歸。一云賊斬之城樓。仍以火焚其身。論曰。國事之壞。半由良民盡走爲盜。然驅之在墨吏。公自爲令。至言官。總總慮此。使在廷早見。盡如公。賊禍之酷。豈至是哉。履霜不戒。尋至堅冰。悲夫。

孟兆祥 孟章明

孟兆祥。字允吉。號肖形。山西澤州人。家于河間之交河。天啓壬戌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憂去。丁卯。除原官。主考四川。崇禎己巳。陞吏部稽勳司主事。歷驗封。考功。文選員外郎。辛未。分較會試。所取多名士。時方典選。其門人有以地方請者。公正色拒之。曰。纔入仕途。便有趨避。後將無所不至。聞者懼然。顧其松柏之操。晚而益勁。長髯過腹。丰采稜稜。不受要人請託。不通知交。聞問。塊然暑中。冰霜凜凜。時以爲有包孝肅遺風。尋忤中官意。以事降行人司副。由光祿寺丞遷少卿。左通政。太僕寺卿。癸未。陞通政使。是年八月。子章明登進士第。觀政未授職。甲申。陞刑部右侍郎。屬時事日棘。門人司勳郎熊文舉。乘間請于公。曰。萬一京都。不守。奈何。公搖手不懌。曰。莫商量。各人自立主意。又曰。子有老親在千里外。又官閒曹。非要職。尙可從容。熊爲悚然。不敢置對。賊至。守正陽門。城陷。不屈。死于門下。妻何氏亦死。子章明。字顯之。號綱宜。收葬。



父屍亟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死從之。王氏曰：君死，妾亦死。章明以頭踏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章明視妻縊，取筆大書壁曰：有悔吾夫婦屍者，吾必爲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扉置上，加緋衣。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緋。自經，囑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南都贈公刑部尚書諡忠貞，贈子河南道御史諡節愍。同祀旌忠祠，而文舉兩次自縊，卒爲門人劉蘭生等救甦。嘗有哭師詩：其一盛德瞻醇穆，雄文見炳燐。日沉先棄杖，風急但焚輪。舊里碑傳記，虛堂案掩塵。門生羞後死，洒淚志忠臣。

其二清肅銓規在，程材得士多。尊嚴儀岱嶽，感愴重山河。父子忠同傳，乾坤氣不磨。西州投策痛，忍汗畏經過。

其三先死從來事，門牆訓迪嚴。志操期逼古，風尚可頑廉。詰曲憑心印，迂回此志淹。悵然羞展卷，孤月墮虛簷。

其四忍見皇輿蕩，羞稱江海逋。從君臣已老，殉父子非孤。青史芳名共，坤維正氣扶。招魂餘弟子，風雨泣蒼梧。

論曰：燕京之變，死節文臣二十一人，乃先生父子居其二，洵足奇矣。顧臣爲君死，婦爲夫死，一耳。至于節愍，未受一命，而矢志不二，慷慨殉節，尤爲可敬。論者以爲二百餘年特見之事云。

子按山西從賊者衆，獨公父子死節，忠孝一門，真歲寒之松柏歟。

馬世奇